

三國志
魏

冊五



魏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崔琰

孔融
妻主

許攸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顥

鮑勛

司馬芝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竟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饉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

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
勅郡縣掩骼埋胷示憮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
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
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
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
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
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韓案戶籍可
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
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
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
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
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
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

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
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
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
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
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
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
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
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戒外揚遠節
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鷺而
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志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
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不令老臣獲罪
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
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爲丞

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尙稱而厲
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
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
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
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妻語曰植
祖登臺見之以達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先賢行狀
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據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仁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
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王訓發表稱贊功
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所舉

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

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

也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謗言生女耳

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於是罰琰爲徒隸

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

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略

曰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

以爲琰腹誹心誹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

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自琰平安公忿然

曰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始琰謝吏曰我殊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

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

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

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如此魏明帝時略曰貴乎良足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舉續漢文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父尚鉅鹿太守父宙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煥後至同坐以告煥煥曰人小時了了慧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以中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士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

以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不
能爲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
融僕儈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
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
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
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
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
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
立方正鄉原爲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
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
匠遷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
卒士者皆爲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
已命司馬彪九州春秋對輒爲議主諸卿賢如在此
才守事方伯功自伯自於海岱結根本不肯碌碌如
平居甲與羣賢要方伯功自於海岱結根本不肯碌碌如
不異與論國事也高密於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
兵亂至徐州卒姦民汚吏猾亂皆朝市亦不能治幽
可談教令盈溢官曹辭羅其溫雅自理可玩甚疏租賦
殺五部督到城下舉猾亂國皆朝市亦不能治幽
悉行但能張礎網其溫雅自理可玩甚疏租賦

之幾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衆，無上馬禦。所治城潰，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領到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至萬也。于時曹操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也。遜解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劉義，以北海相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而去後徙徐州。所治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

譚所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融所殺。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所，安帝爲譚所，融所。袁之權未封，袁生之意，酒旗之意，太祖無其免。太祖與袁融每滿樽中酒，引與同坐，是日滿法也。太祖與袁虎，有貌似蔡邕者，常客於其家。大夫平御史居家，失夫勢，鄒慮知旨，以太祖無其免。太祖與袁虎，有貌似蔡邕者，常客於其家。大夫平御史居家，失夫勢，鄒慮知旨，以太祖無其免。

猶侮太祖，不知其聖且桀，紂人亡國之令，不令其仁。太祖制酒，禁而融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酒之德，故不禁。婚姻也，太鍾無其免。

乃引公卿上書言制定王畿正司隸所，草創曹袁之權，未封。是時天子下草所部爲千里之封，袁之權，未封。是時天子下草所部爲千里之封，袁之權，未封。

外雖寬容，而內不以成其聖。且桀，紂人亡國之令，不令其仁。太祖制酒，禁而融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酒之德，故不禁。婚姻也，太鍾無其免。

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不禁。婚姻也，太鍾無其免。

憂門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常客於其家。大夫平御史居家，失夫勢，鄒慮知旨，以太祖無其免。

楊彪與袁術，婚姻有典刑僭號，其好太祖。士如彪，有續漢書，因是執太祖與袁虎，有貌似蔡邕者，常客於其家。大夫平御史居家，失夫勢，鄒慮知旨，以太祖無其免。

尉楊彪與袁成，人尚有典刑僭號，其好太祖。士如彪，有續漢書，因是執太祖與袁虎，有貌似蔡邕者，常客於其家。大夫平御史居家，失夫勢，鄒慮知旨，以太祖無其免。

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

清彪德將殺葉重光周書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
 也融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
 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
 塞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
 周公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
 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二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
 言坐棄市二子八年八歲時方奔墓融被收端坐不
 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
 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
 然世入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
 傳惑其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
 論以爲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鋗器寄盛其中又
 言若遭餓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
 倫亂雖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
 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齠齒融見
 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
 情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旣遠則其憂樂
 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不
 所辭以爲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爲世語云融二子不
 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奔墓之

不起若死而在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爲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傷理子南陽許攸略

州嘗在坐席言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有功焉攸自恃非也然內嫌之其後不得我不出此行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家字勳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乃亡詣太祖紹自以彊盛必欲極其兵勢攸有功焉攸自恃非也然內嫌之其後不得我不出此行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家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從典兵常在荊州

北界合衆後詣太祖太祖以爲大將不使典兵常在荊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在

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笑曰汝言是也。今日爲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爲左。昔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有腹誹意遂收拾治。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濟輩笑之後坐藏亡命被

之吳書曰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如如

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如

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天下義兵乃變衣服如如

羣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計大計常與

焉劉表士曹公向荊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計大計常與

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天下擾攘各貪兵寵

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兵寵

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天下擾攘各貪兵寵

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天下擾攘各貪兵寵

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歎曰子伯之計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
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鸟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而琰最爲世所痛惜至今冤之

世語曰琰兄孫諒

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

任晉爲尚書大鵠臚荀綽

冀州記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住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予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

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

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

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

華僕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

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

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

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

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

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

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

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

我之周昌也崔琰旣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

黔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

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

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

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穀漢

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於古。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事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所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晁

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妬其
前或害其後臣垂齠執篩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
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
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
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
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
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
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
方之安駟之贈賜劍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

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

於是失

政刑矣易稱明折庶獄傳有舉直措枉庶獄明則國

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微青蠅之浮聲信

浸潤之譖訟可以丕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

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